

XIAO SHI DE XING QI TIAN

XIAO SHI DE XING QI T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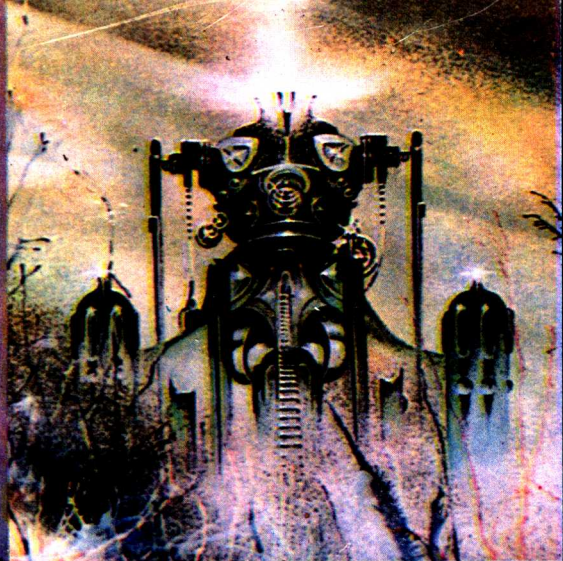
消失的星期天

在研究巫术、幻术、

超科学秘密的科学院
里，人可以穿墙而过，还
可制造与自己一模一样的
替身，花出去的钱会回到口袋
里，神话中的
精灵为科学院
看守大门。

郭建中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外国科幻小说译丛



(豫)新登字 01 号

外国科幻小说译丛

消失的星期天

郭建中 主编 责任编辑 管盼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孟津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62000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3,000-7,000 册

ISBN7-215-02329-X/I·273 定价:6.80 元

阿卡迪·斯特鲁加茨基(1925—)和鲍里斯·斯特鲁加茨基(1933—)两兄弟是前苏联著名科幻小说家。哥哥阿卡迪还是一位语言学家,弟弟鲍里斯是电脑专家。他们二人的合作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可谓“最佳搭档”。他俩至今已出版20余部科幻作品,其中不少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这部《消失的星期天》(1965,原名《星期六以后是星期一》)是由英文版转译的。

《消失的星期天》叙述某研究机构从事心灵感应、超感知觉、巫术、魔术、超科学秘密及超科学天才的研究。在这个研究所里,不可思议的事情每天发生。科学家们奇奇怪怪的实验每天都产生各种荒诞不经的奇迹。这里有时间旅行的飞毯、一人变两人、会说话的猫、制造有生命的假人的工厂、花了还会回来的钱币……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众所周知,前苏联一直在从事心灵学等超自然现象的研究。本书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它把科学与童话融为一体,其诙谐和幽默继承了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科幻小说：科学时代的文学

——代序

郭建中

世界的迅猛发展，终于赶上了科幻小说。今天，我们正生活在科幻小说所描写的世界里。

我们今天的生活，已大大不同于我们父辈的生活，更不同于我们祖辈的生活。人类正骑在科学技术这匹骏马的马背上，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未来飞奔，而且，我们已“骑马难下”，因为一旦下马，就将为时代所淘汰而被摔得“粉身碎骨”！

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吧：我们可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我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打电话到世界各地，比市内电话还要迅捷、清晰，甚至还可以目睹通话人的音容笑貌；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居室的温度和湿度，制造自己所需的“小气候”；在这个地球上，每时每刻，多少人正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各地穿梭旅行——从上海到东京，只需两个多小时，相当于从杭州到北京的时间；从中国去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能在日历的同一天到达；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登上了月球，还有一些人，长期生活在绕地球运行的空间实验站

上；自从人类从魔瓶中释放出原子能这个“巨人”后，我们中的极少数几个人，在弹指一挥间就可以消灭另一个国家，乃至毁灭全世界；婴儿可以从试管中诞生，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已被冷冻，等待将来“妙手”使他们“回生”……所有这一切，不正是科幻小说所描写的世界吗？

正如美国科幻小说泰斗阿西莫夫和其他许多著名科幻小说家所指出的：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正是科幻小说家在本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所描写的世界。在50年代，宇宙航行还是科幻小说的主题，而今天，却早已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科幻小说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世界正在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正在不断变化。人类要么适应这种变化，要么使这种变化适应人类，否则人类必将灭亡。

美国科幻评论界的权威詹姆斯·冈恩教授指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个时代将很快会发生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之中，变化就是我们的现实。要读反映现实的文学，就要读描写这种变化的文学，这就是科幻小说。”

因此，科幻小说热在国外方兴未艾。仅在美国，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就有1500种以上，占全部小说类的20%到25%。《纽约时报》每周公布的10本畅销书中，至少有一至两本是科幻小说，有的甚至名列榜首或连续数周榜上有名。70年代末至80年代，票房价值最高的三部电影都是科幻电影：《外星人》、《星球大战》和《帝国反击》。1986年7部卖座率最高的电影中，有6部是科幻片！美国各大电视网甚至有时在黄金时间播放像《星际旅行》等受人欢迎的科幻电视片。每年轮流在世界各地召开的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的年会，到会人数常在1000

至 2000 人,1984 年在美国阿纳海姆市召开的年会,出席者近 10 万之众,盛况空前!在历史上,任何其他文学样式都从未造成这样规模的轰动!更不容忽视的是科幻小说和影视所产生的“文化震荡”。从 T 恤衫到儿童玩具及电子游戏,从早餐吃的燕麦片到服饰家具,乃至各种商标广告,不少都取材于科幻小说和科幻影视片。可以说,科幻小说的影响已深入到每一个家庭的生活。

优秀的科幻小说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好的科幻作家往往能在现实科学水平的基础上,预示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向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凡尔纳严谨的科学幻想,预示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即使以当代的科幻小说而言,也不乏这样的例子。美国作家斯密特在 1940 年发表的科学幻想小说《灰色的摄影师》中,想象两个银河座相碰会产生放射源,而这种效应的实际科学发现则在 15 年以后。1964 年,与阿西莫夫齐名的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发表《太阳帆船》后不久,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就对利用该小说中描述的“太阳风”着手进行研究,很快在宇宙航行和太空实验站中获得广泛的应用。1965 年,法国作家巴尔纳在科幻小说《干燥》中,想象整个地球的海洋都铺满了石油,后来,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期,世界沿海国家的海洋石油钻探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看来,好的科幻小说确实有一定的科学预见性。当然,最近二三十年来,科幻小说的内容已不再局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种“新玩意儿”的发明,它还涉及广泛的社会问题: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核战争乃至星球大战等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政治、社会和伦理道德等问题。

因此,阅读科幻小说,能启迪青少年的智慧,丰富他们的

想像力,引起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在谈到科幻小说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培养学生爱好科学的作用时,阿西莫夫说:“有一点差不多是肯定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读科幻小说,长大后比较有可能从事科学工作,我自己就是这样。为了引导人们去学习科学,必须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阅读科幻小说。例如9岁,10岁……最多也不能超过12岁。”他还说,“科幻小说对年轻人的智力发展是一种极好的、健康的食粮。”

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多次向我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建议:“中国应当提倡科学幻想小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未来、关系到出人才的问题。”她也认为,“科幻小说对小孩子的影响很大,能够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然而,我国当前科幻小说凋零的局面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极不相称的。振兴和繁荣科幻小说,是时代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四化的需要和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期望。我们杭州大学外语系科幻小说研究中心,愿以评介外国优秀科幻小说为己任,为振兴和繁荣我国科幻小说的创作、翻译和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1年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将在我国成都召开。我们相信,以此为契机,科幻小说将重新在中国文艺百花园中作为一朵鲜艳的奇花而大放异彩!

1991年元旦



XIAO SHI DE XING QI TIAN

目录

第一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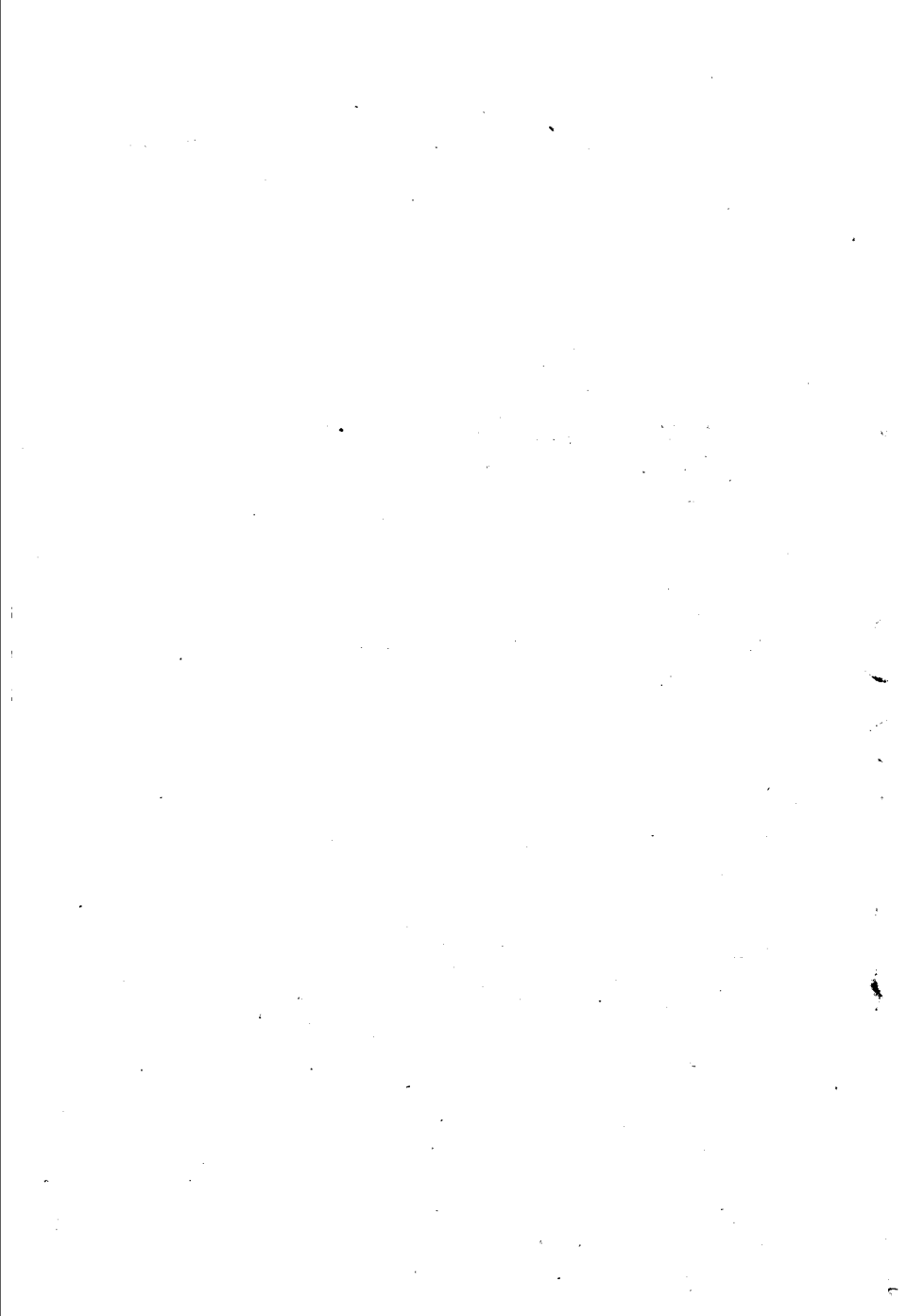
神秘的沙发..... (3)

第二个故事

巫师的实验 (78)

第三个故事

纷繁复杂的事端..... (163)



第一个故事

神秘的沙发

第一章

老师： 孩子们，把下面这句话记下来：

“鱼正站在树上。”

学生： 可是，鱼能站在树上吗？

老师： 这个……这是条发疯的鱼。

《校园笑话》

我快要到达目的地了。四周的绿色森林一直涌到了路的边缘，间或还能看见一片长满黄色蓑衣草的草坪。太阳低低地悬挂在地平线上。汽车继续向前开着，嘎吱嘎吱地碾过一条石子路。我握住方向盘，左右躲闪着那些较大的石块，每次都使行李箱里的罐子砰砰直响。

有两个人从右边的树林里走出来，在路口停下，朝我看着我。其中一个举起手，向我打招呼。我松开脚下的油门，上上下下地把他们打量了一番。他们像是打猎的，很年轻，或许比我年纪稍大些。我看他们的模样蛮不错，便停下了车。

刚才举手的那位把黑黝黝、长着鹰钩鼻子的脸探进窗口，

笑着问道：“能不能把我们带到索洛维斯去？”

另一个人蓄着有点泛红的络腮胡子，在一旁看着，也是面带微笑。他们肯定是好人。

“当然可以，上来吧。”我说。“一个坐前面，一个坐后面，我的后座上有些零碎的东西。”

“你是个真正的慈善家。”鹰钩鼻子高兴地说，他把枪从肩膀上取下来，在我旁边坐下了。络腮胡子朝后座上看了看，有点犹豫地说道：“喂，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挪开点？”

我倚在座位的靠背上，把睡袋和卷起的帐篷拿开，给他腾出了一块地方。他小心地坐下，把枪夹在腿中间。

“把门关紧点。”我说。

一切停当。我发动了汽车。

鹰钩鼻子转过身来，打开了话匣，说乘汽车比徒步走舒服多了。他的话一下子活跃了气氛。络腮胡子一边咕哝着表示赞同，一边不住地砰砰关门。“把雨披拿出来。”我通过后视镜看着他，提醒说。“你把它夹在门里了。”5分钟以后，一切终于妥当了。我问：“离索洛维斯大概还有10公里路吧？”

“对，”鹰钩鼻子答道，“或者10公里多点。不过，路不怎么好走，大多是走卡车的。”

“还可以嘛。”我不同意他的话。“别人还说我根本就没法通过这条路呢。”

“即使在秋天，你也可以走这条路。”

“从这儿起，或者说从科罗贝茨起，一直都是平坦的烂泥路。”

“今年夏天雨少。干旱使得什么东西都干透了。”

“听说，扎托列耶那边下过几阵雨。”络腮胡子在后座上插

话说。

“你听谁说的？”鹰钩鼻子问。

“听默林说的。”

他们俩都会意地笑了。我摸出烟，点着后，给他们每人递了一支。

“Clarc Tsetkin 牌的。”鹰钩鼻子说，他仔细地看了看烟盒。“你是从列宁格勒来的吗？”

“是的。”

“来旅游吗？”

“对。”我说。“你——你们就住在附近吗？”

“我是当地人。”鹰钩鼻子说。

“我是摩尔曼斯克人。”络腮胡子插话道。

“对于从列宁格勒来的人来说都是一样——都是北方，无论是摩尔曼斯克还是索洛维斯。”鹰钩鼻子说。

“噢，那倒不全是。”我话说得很礼貌。

“你准备在索洛维斯玩几天吗？”鹰钩鼻子问。

“当然，”我回答说。“我就是要去索洛维斯。”

“你那儿有亲戚朋友吗？”

“没有，”我说。“就是等几个一起到那儿去的朋友。他们沿海旅行，约好在索洛维斯会面。”

我看见一堆石头横在前面，急忙刹车，喊道：“坐稳了！”接着汽车一阵狂颠。鹰钩鼻子的鼻子撞在了枪管上。发动机轰隆隆地响着，汽车底盘下面石块飞溅。

“可怜的破车。”鹰钩鼻子说。

“没办法。”我说。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让自己的车在这种路上行驶的。”

“我愿意。”我说。刚刚铺好石子的那段路走完了。

“噢，原来这不是你的车。”鹰钩鼻子猜测说。我看出他的语气有点失望，因此很生气。

“如果买了汽车仅仅在大路上开，又有什么意思？有大路的地方，一定不会有什么乐趣，有乐趣的地方——一定没有大路。”

“那当然，那当然。”鹰钩鼻附和地随声应道。

“把车子当神一样供起来，是再蠢也没有的了。”我继续说。

“是的，”络腮胡子说。“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的。”

我们开始谈论汽车。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买汽车，最好买 GAZ-69 型的，可惜这种车不对公众出售。过了一会儿，鹰钩鼻子问道：“嘿，你在哪儿工作？”

我回答：“在科罗索工作。”

鹰钩鼻子惊喜地叫道：“原来是位程序编制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听我说，离开你的研究所，跟我们一起干吧！”

“有什么优越条件可以提供吗？”

“我们有什么？”鹰钩鼻子转过脸问道。

“我们有第三代‘奥登’。”络腮胡子说。

“这种机器是不错，”我说。“它一直工作得很好吗？”

“那，我该怎么说呢……”

“我明白了。”我说。

“其实，我们还在给它排除故障。”络腮胡子说。“呆在我们这儿吧，让我们合作把它修好。”

“你的调动，我们很快会安排好的。”鹰钩鼻子补充说。

“你们在搞什么项目？”我问。

“科研项目——研究人类幸福的源泉。”

“原来如此。”我说。“是和太空有关的什么东西吧？”

“这我们也搞。”鹰钩鼻子说。

“你知道别人提供些什么——棒极了！”我说。

“大城市，高薪水吧。”络腮胡子压低声音说道，不过我还是听到了。

“别，”我说，“别以钱论事。”

“没有，真的没有，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络腮胡子连忙说。

“这是他开玩笑的方式。”鹰钩鼻子过来打圆场。“没有什么地方比和我们在一起工作更开心了。”

“何以见得？”

“我敢肯定。”

“我可没法肯定。”

鹰钩鼻子咯咯地笑了。“好了，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他说。“你准备在索洛维斯呆很长时间吗？”

“最多两天。”

“那么我们在最后一天再谈。”

络腮胡子说道：“我个人认为这是老天有意安排的。我们走在树林里，刚好碰到一个程序编制员。我想我们一定有缘。”

“你们真的这么需要程序编制员吗？”我问道。

“需要极了。”

“那么，我和我们那伙人谈谈。”我说。“我知道他们有些人对现在的工作很不满意。”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程序编制员，”鹰钩鼻子说。“眼下很缺程序编制员，所以他们也给宠坏了，但我们不需要不听指

挥的编制员。”

“那就更难了。”我说。

鹰钩鼻子掰着手指头说：“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编制员：第一，不能娇生惯养；第二，要自愿；第三，愿意住公寓。”

“第四，”络腮胡子接着说，“可以拿 120 卢布的薪水。”

“有没有补贴？”我问。“或者，荣誉什么的？你们要知道你们这是千里挑一啊！”

“我们就需要那一个。”鹰钩鼻子说。

“如果有 900 个这样的呢？”

“那我们都要。”

两边的森林迅速地向后面倒去。我们过了一座桥，继续往前开。现在路的两边是长着土豆的农田。

“现在已经 9 点了，”鹰钩鼻子说。“你打算今晚在哪儿过夜。”

“就睡在车上。商店晚上开门吗？”

“商店都关门了，”鹰钩鼻子说。“你可以睡在我们的公寓里，”络腮胡子说。“我房间有张空床。”

“不过，你不能把车停在公寓附近。”鹰钩鼻子说。

“是的，我想是的。”络腮胡子一边说，一边私下咯咯笑着。

“我们可以把车停在那边警察局附近。”鹰钩鼻子说。

“还是废话少说吧。”络腮胡子说。“我是说着玩儿的，你也那么跟着。怎么把他带进公寓呢？”

“对，对。真该死！”鹰钩鼻子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工作了一整天，总是丢三落四的。”

“怎么把他带进去呢？”

“就是有些事情你不能做。”鹰钩鼻子说。“记住，不要碰沙

发。还有你不是克里斯托瓦尔组织的成员，我也不是……”

“别操心了，”我说。“我在汽车里过夜也不是头一回，”

突然，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极想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一夜，因为我在睡袋里已经整整睡了四夜了。

“有了！”鹰钩鼻子说：“嗬，鸡腿小木屋^①。”

“对！”络腮胡子也大声叫道。“和他到卢霍莫里耶去一趟。”

“真的，我能在车上过夜。”我说。

“你一定要睡在房间里，”鹰钩鼻子说，“睡在比较干净的床单上。我们总得报答报答你吧……”

“你总不至于让我们塞给你一块卢布。”络腮胡子说。

我们进入城里。街道两旁随处可见古代坚固的栅栏，还有很大的木头房子。房子木头已经发黑，窗户很狭窄，正面镶有金丝饰品，屋顶一律雕刻着木头公鸡。偶尔还看到一些砖砌的建筑，肮脏不堪，使人想起“粮仓”这个差不多快给人忘记的字眼。大街笔直宽敞，命名为“和平希望街”。前面是市中心，可以看到一些两层楼的房子，中间有个露天广场。

“到前面一条巷子向右拐。”鹰钩鼻子说。

我发出转弯的信号，刹住车，然后右转弯。这条路上杂草丛生，有一辆崭新的乌克兰汽车安详地停在一扇大门前。门牌号码都挂在门边上。号码数字印在生锈的马口铁上，模糊不清。巷子的名字很别致，叫卢霍莫里耶街，^②巷子很窄，挤在坚固的栅栏中间。这些栅栏一定是瑞典和挪威海盗入侵本土时建起来的。

① 苏联民间故事中的小屋。

② 苏联文学中一个神秘的地方。

“停车。”鹰钩鼻子说。我连忙刹车，他的鼻子又撞在了枪管上。“好了，”他边揉着鼻子边说。“你在这等我，我去安排一下。”

“真的，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最后一次坚持道。

“别再争了。沃罗迪亚，别让他跑了。”

鹰钩鼻子钻出汽车。他弯下腰，挤进一扇低矮的门。房子隐在灰色的高大栅栏的后面，一点也看不见。边门倒是出奇的大，足够一个火车机头通过的。边门是用生锈的铰链固定的，每个铰链都有石块那么重。我读着招牌上的字，越发感到惊奇。一共有三块招牌。左边那扇门上有一块蓝色的银字招牌，样子很庄重，招牌上厚厚的玻璃闪着阴森森的光，上面写着：

斯里茨

鸡腿小木屋

索洛维斯文物陈列馆

右边那扇门上挂着一块生锈的铁皮招牌，上面写着：卢霍莫里耶街 13 号，N·K·戈旦尼希。^① 这下面还有一块胶合板，上面用墨水写着：

疯猫

管理委员会

“是什么样的猫？”我问道。“这是不是个高新技术委员会？”

络腮胡子又吃吃地笑了。“关键问题是——别操心这些。”他说。“和我们在一起刚开始都有点新奇，时间一长就适应了。”

^① 苏联民间故事里喷火的龙。